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八

起甲戌至丁丑凡四年

仁宗三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甲戌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執政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請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甲

申以淮南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民歲輸 丁亥置  
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  
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  
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癸未詔進士諸科  
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  
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  
奏名所以漸多也 二月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  
萬石戊申詔麟府州賑番漢饑民 三月癸未詔解  
州畦戶逋鹽蠲其半是月賜進士諸科七百八十三  
人乙科得趙抃 夏四月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裏行 五月辛酉出布十萬易錢糴河北軍

儲 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爲服食西川歲織錦上  
供亦罷之 癸酉詔臺諫未曾歷郡守者與郡 是

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  
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

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六月乙

卯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至死者並奏聽裁壬申

徙范仲淹知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

河導積水入海 閏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已巳常州

無錫縣大風發屋壬午罷造玳瑁龜筒器 秋七月

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蒐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  
元昊稱兵報讎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  
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  
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  
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  
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塲屋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  
慨然有志於經畧耻於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  
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俵無所適聞元昊有意窺中國  
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  
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



始謀樂

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  
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未更名曩霄  
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  
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導之事聞詔徙其  
族于房州譏察出入饑寒且死知州陳希亮上言曰  
張吳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  
爲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 八月判太常  
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  
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  
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

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庚申，薛奎卒。奎字宿藝，絳州人，平生剛毅守節，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嘆息憂愧，不食。家人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壬戌

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  
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  
王曙卒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  
初知益州復張詠之法歷官樞使方嚴簡重然喜浮  
圖法深自損抑齋居蔬食泊然清淨雖老不知退爲  
歐陽脩所諷而竟薦脩入館人謂其得大臣體唯締  
交周懷政以誤寇準此則不無可議也謚文康 是  
月以王曾爲樞密使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  
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  
以稱坤儀旣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

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  
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  
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丙  
午熒惑犯南斗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  
登方事斂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  
者速決之 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

曲 是月趙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  
遣使來告哀 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十二月癸酉賜趙元昊佛經

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  
篇于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  
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  
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  
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  
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  
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  
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  
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

出自聖斷外廷無  
有言者故不可及

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范仲  
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  
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  
其貴孰若郡縣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  
地建學 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  
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  
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戊辰李  
迪罷時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  
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  
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

善者皆絀削廸遂罷知亳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  
主上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  
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  
同平章事蔡齊盛度並叅知政事王隨李諮並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樞密院事 命集賢校理  
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  
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  
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  
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  
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剗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

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旣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



議樂何事而令內侍典之

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後瑗制作皆不効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三月戊申出內庫珠助三司經費夏五月甲午以猺獠寇雷化州詔桂廣會兵討之李照上言雅樂制度旣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

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罇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罇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虛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

三十六簧之箏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  
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  
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  
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  
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  
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  
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  
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  
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  
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

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  
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  
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  
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  
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  
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  
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  
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  
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  
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秋七月作睦親

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  
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 詔  
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 庚午  
熒惑犯左執法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  
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  
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  
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  
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  
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  
南死于道 乙未詔錄五代及諸亡國後御史臺辟  
石介爲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  
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  
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  
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  
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  
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  
不能用 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  
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丙子詔長吏能導民脩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郭皇后龍圖閣學士鄭向薦道州周敦頤召試爲將作監主簿向敦頤之舅氏也二月丙辰命官較鎮東推



官阮逸布衣胡瑗等所定鍾律壬戌詔兩制禮官詳  
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丁卯脩陝西三白渠  
三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  
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  
時以朕意勞賜之 罷推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厚李諮既居政府請  
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  
推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  
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于邊給券以茶償

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 夏四月己酉朔日當食不食 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 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

崇甚

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訥  
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  
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  
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  
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  
以魯肅爲麓踈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  
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  
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  
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  
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

若訥誠不足責歐語亦大  
激

鄂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  
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  
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  
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  
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  
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  
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  
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徃徃竊  
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  
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  
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  
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  
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

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

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  
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  
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  
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秋七月乙未置  
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旣聚  
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馮元等上新脩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  
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  
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八月巳酉頒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乙

卯月犯南斗 九月癸巳熒惑犯南斗 阮逸言臣等  
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  
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  
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  
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  
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  
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  
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  
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



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匱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旣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匱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

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  
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  
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  
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  
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  
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  
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  
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  
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

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  
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  
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  
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  
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  
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  
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  
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

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踈舛不可依用書集賢校理郭稹乞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十一月戊寅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未定陵 十二月丙寅李諮卒諮字仲詢新喻人舉進士位至知樞密院性資明達周知世務革濫賞抑僥倖慎磨勘吏不敢欺人以其稱職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

知院事 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

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  
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  
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  
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  
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  
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  
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  
千人送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  
番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均諸州解額 二月置赤帝像  
于宮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閣侍講 夏四月  
乙巳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 甲子呂夷簡王曾  
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會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  
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又多所專決曾不能  
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賄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  
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  
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  
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

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  
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  
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  
留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  
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繼同知院事六月戊  
子出神武秘畧賜邊臣秋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  
州郡密嚴邊備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大者其  
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八月甲戌越州水  
賜被溺民家錢冬十一月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十二月甲申并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壓死者三萬

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遣使撫恤其民賜死傷之家錢有差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九

起戊寅至庚辰凡三年

仁宗四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甲辰雷丙辰以地震及雷發不時詔轉運使提舉刑獄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壓死民家去年秋糧是月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

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  
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  
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  
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  
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  
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羗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  
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  
朝廷見此大異不脩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  
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

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  
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  
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  
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  
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  
不知所措旣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  
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  
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  
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  
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

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  
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  
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  
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  
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  
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  
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  
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  
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  
朝盱眙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

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織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

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  
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  
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  
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談諧自任  
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噓今處  
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  
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  
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  
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  
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

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  
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  
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  
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  
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二月壬申  
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戊戌朔王隨陳堯佐韓億石  
中立罷韓琦為相無所建明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  
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  
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以兄子綱為代遂皆罷琦遇

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  
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叅知政事王博  
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  
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  
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  
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  
用卿職此故也士遜與輔臣同奏事帝從容曰朕昨  
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游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  
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是月賜禮部進  
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得司馬光夏四月



王博文卒。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善回文詩。位至同知樞密院。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旣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處郊廟殿庭。

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回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鞞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六月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 秋八月庚辰熒惑犯南斗 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

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  
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  
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  
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  
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  
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  
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  
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  
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  
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

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  
昊殺之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  
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  
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  
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汾邊七州悉差肩而克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  
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旣就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  
旣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  
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  
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

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  
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  
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  
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求鎮邊方之患至  
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 十月庚戌祀  
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 徙范仲淹知越州 帝每  
以水旱爲憂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 乙卯王曾  
卒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冠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  
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  
在溫飽歷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性資端厚在朝廷進

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  
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  
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  
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  
帝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不  
免叅和傳會權定大事而閒居獨念時爲感慨是蓋  
彌綸之才軋于羣媚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所難  
屈而弗慊于心以至大病斯可慟已先時大星隕于  
郡左右驚白曾曰後一月當自知之如期而卒君子

謂爲知命謚文正。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直史館  
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  
道也天動地靜天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  
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  
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  
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  
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  
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  
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  
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

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徙范仲淹知潤州。已卯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韓億卒。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歷官尚書右丞。子八人。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擲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



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  
世。卒年七十三。謚忠憲。館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  
使。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  
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咎城。通青海  
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  
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  
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正月己酉。王隨卒。隨字子正。河陽人。舉進士。  
歷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  
多不合。無大臣體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喜

佛慕唐裴休之爲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卒年七十  
六謚章惠以杜衍爲刑部侍郎復知未興軍時方  
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經畫寬其期會  
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省錢過半帝以西戎方熾嘆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衍薦長安布衣  
雷簡夫才器可任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條陳西  
事甚詳帝即命檢真宗召种放故事呂夷簡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土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

夏四月乙丑放宮女二百七十人丁亥募民入粟

實邊 蔡齊卒謚文忠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

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謙退有善不伐在

政府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以致君堯舜爲心不

屈於權貴唯厚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以罪廢

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所

薦龐籍楊偕段少連率爲名臣五月癸巳詔近臣

舉方畧才武之士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議節省浮

費 壬子王德用罷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初趙元  
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  
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  
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  
月壬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  
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賁  
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

如何看得容易至此近年  
建酋初起四路出師竟猶此  
轍

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正。年齎媵。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祿。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

諭之。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

事非親歷不知何得輕  
遂用兵

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  
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  
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  
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  
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  
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  
廝羅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  
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  
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紆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竦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  
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  
倉皇莫知所爲殆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  
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  
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  
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  
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  
明廼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  
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喃廝羅及他番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加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是月契丹宗真迎  
其母蕭氏于慶州蕭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  
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八月甲戌皇  
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九月乙  
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饑民 冬  
十月甲申詔兩川饑民出劔門關者勿禁 十一月

戊子朔出內庫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 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

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  
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  
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壬寅以王龔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庠練習故事自執政遇  
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  
曰入閣乃有唐隻目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  
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  
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

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日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

遂廢甚非禮也。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

亂其耳目出其不意

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是歲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

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  
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卦扁鵲爲神應侯立祠城西彭  
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叅  
政蔡齊爲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卦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  
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  
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  
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  
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  
之是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

若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  
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  
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  
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  
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未平諸砦乘勝至延  
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  
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  
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  
德和巡檢万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  
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



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擊退之  
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  
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  
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  
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  
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  
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  
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  
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日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  
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

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  
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  
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  
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  
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  
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  
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  
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  
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  
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

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  
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  
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  
窺朝廷。淺深從之。初李之才爲孟州司法。叅軍時  
范雍守孟。莫之知也。雍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  
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至雍謫安  
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  
始恨知之才之晚。二月丁亥。以夏守贊爲陝西經  
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  
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

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辛卯月太白俱犯昴。丙午改元。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先是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闕失。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未興軍以周敦頤爲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爲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士民交稱之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丙子大風晝暝黑侵夕見東南有日丑罷大宴詔中外言闕政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醜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醜始歎。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

知院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若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  
 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六月丁亥  
 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壬子詔官僚罷任所過山  
 險去處差軍士防送 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討元昊  
 告契丹 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  
 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  
 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

是他權術非長者也  
 仁宗被他瞞過



簡爲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  
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戊申夏  
守贇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  
守贇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范仲淹  
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  
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  
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  
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  
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  
踵歸業時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由是知  
學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叅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是

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  
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  
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  
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  
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衡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  
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

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爲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爲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

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  
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癸未出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癸卯叅知政事宋綬卒綬  
字公垂趙州平棘人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  
論多所裁定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阮逸上鐘  
律制議并圖三卷 是年邵雍至洛初雍居共城之  
百源山受易於李之才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  
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  
之墟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至是來游河南塋其親  
於伊水上遂定居焉蓬蓽環堵不庇風雨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

起辛巳至壬午凡二年

仁宗五

書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  
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

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



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曰仲淹與大

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  
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  
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  
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  
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  
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  
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  
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番中有叛朝廷者  
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

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  
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  
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  
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  
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  
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  
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月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  
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  
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  
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  
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  
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  
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

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  
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  
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  
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  
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者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屠。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  
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  
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  
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  
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  
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  
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  
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  
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



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  
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  
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  
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  
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  
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  
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  
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  
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  
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懾  
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  
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懾等莫測旣  
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  
卒多墜崖斬相覆壓懾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  
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  
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  
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  
觀英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

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

夷簡放出毒手夫可謂長者乎

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盱食。宋庠請脩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

庠亦無主意不過迎合夷  
簡耳孰知夷簡及借庠以市  
恩耶庠妄而夷簡險甚矣

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計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於是論者誼然咸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為夷簡所賣也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  
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  
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五月宋庠鄭戩罷庠練習  
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  
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朋黨斥之以王舉  
正叅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爲樞密副使六月壬辰  
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  
之乙巳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是月元昊  
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

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  
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時  
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  
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  
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冬十月夏竦陳執中  
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  
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  
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  
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



琦知秦州王汾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  
當賊衝王汾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  
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  
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  
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  
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  
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  
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

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嚮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

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以尹洙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洙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

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

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不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誦

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

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

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  
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  
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  
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帝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尋以右司諫知渭州

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自西方用

師帝爲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  
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  
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

詔天

下立義倉

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推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未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

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未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推癸亥詔磨勘院。凡諸路提點刑獄到闕分功罪三等，聞奏以待黜陟。二月乙未，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三月甲辰，詔武臣舉將才。癸丑，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羗陰連虜為患，邊上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堅。

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 辛酉是  
宗慤罷 已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  
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  
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  
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  
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䟽濬水澤增益兵戍

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

好水川之敗則濠修潼關函  
薊聚兵則濠城洛陽近年遠  
左奴警一至即濠分守京師九門  
謀國之可嘆大抵爾

是月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得王安石呂  
公著夏四月癸亥除范仲淹爲鄜州觀察使辭不  
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  
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  
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  
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富弼如  
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  
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  
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  
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  
北京即真宗駐驛之所乙丑罷左藏月進錢千二  
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  
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尋禁銷金爲服飾六月癸  
酉朔日食甲戌出內藏銀紬絹三百萬助邊費時契  
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  
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  
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  
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少有虎豹藜藿爲之不採  
邊臣如此何虞外侮

秋七月丙辰任布罷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  
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  
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  
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知諫院張方平言朝  
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  
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  
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  
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帝因追用弼議命夷簡判  
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大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  
密使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

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  
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  
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  
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  
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



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  
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  
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  
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  
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

有針線

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論曰：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

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乎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用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  
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  
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  
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  
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  
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  
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  
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  
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閏月知  
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

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  
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  
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  
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  
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  
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  
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  
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  
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  
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

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  
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  
金縉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  
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  
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  
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  
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  
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  
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  
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

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  
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冬十  
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  
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  
黑氣貫北斗斗已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  
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原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  
撫陝西歸上䟽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  
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  
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  
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



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  
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  
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  
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  
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  
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  
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  
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  
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  
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  
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甲申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范仲淹在睢陽  
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干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復  
至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乃戚然動色對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乃補  
以學職俾月得三千錢且授以春秋旣而辭去舉進  
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魯多學

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時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辭焉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之至是仲淹去睢陽蓋十年餘矣但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而亦未遑究其所自及石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仲淹於是偕富弼薦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及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

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  
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  
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一日王拱辰言於帝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  
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耳帝曰不然朕所保者土  
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  
民邪帝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  
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  
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  
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帝憫然動色曰苟利

社稷朕亦豈愛一女邪。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出。初富弼以右正言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弼白呂夷簡請以吏付獄夷簡指其坐曰公不久居此無爲近名弼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蓋爲此也至是帝嘉弼使事有功而拱辰譖之無亦希執政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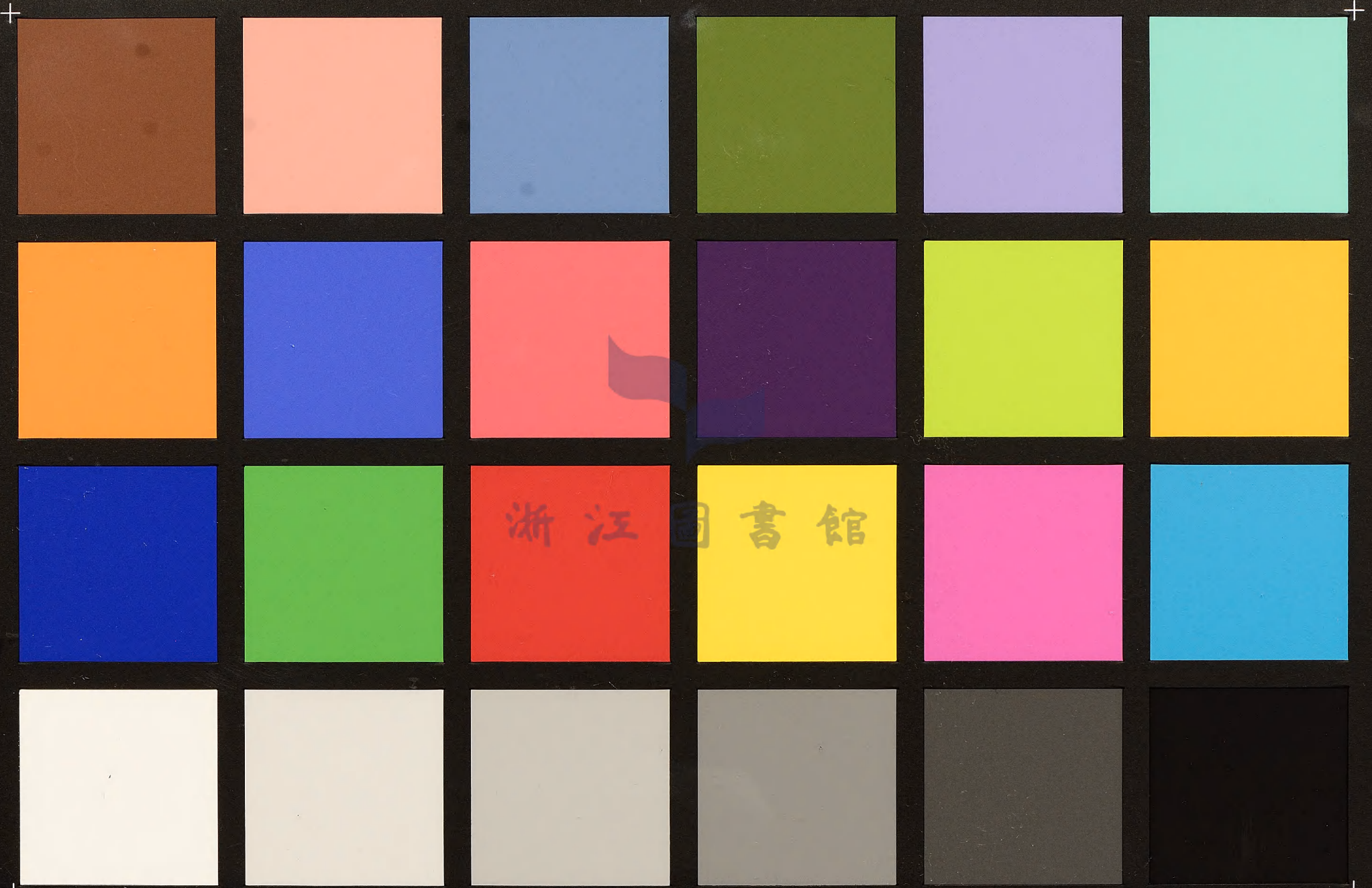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78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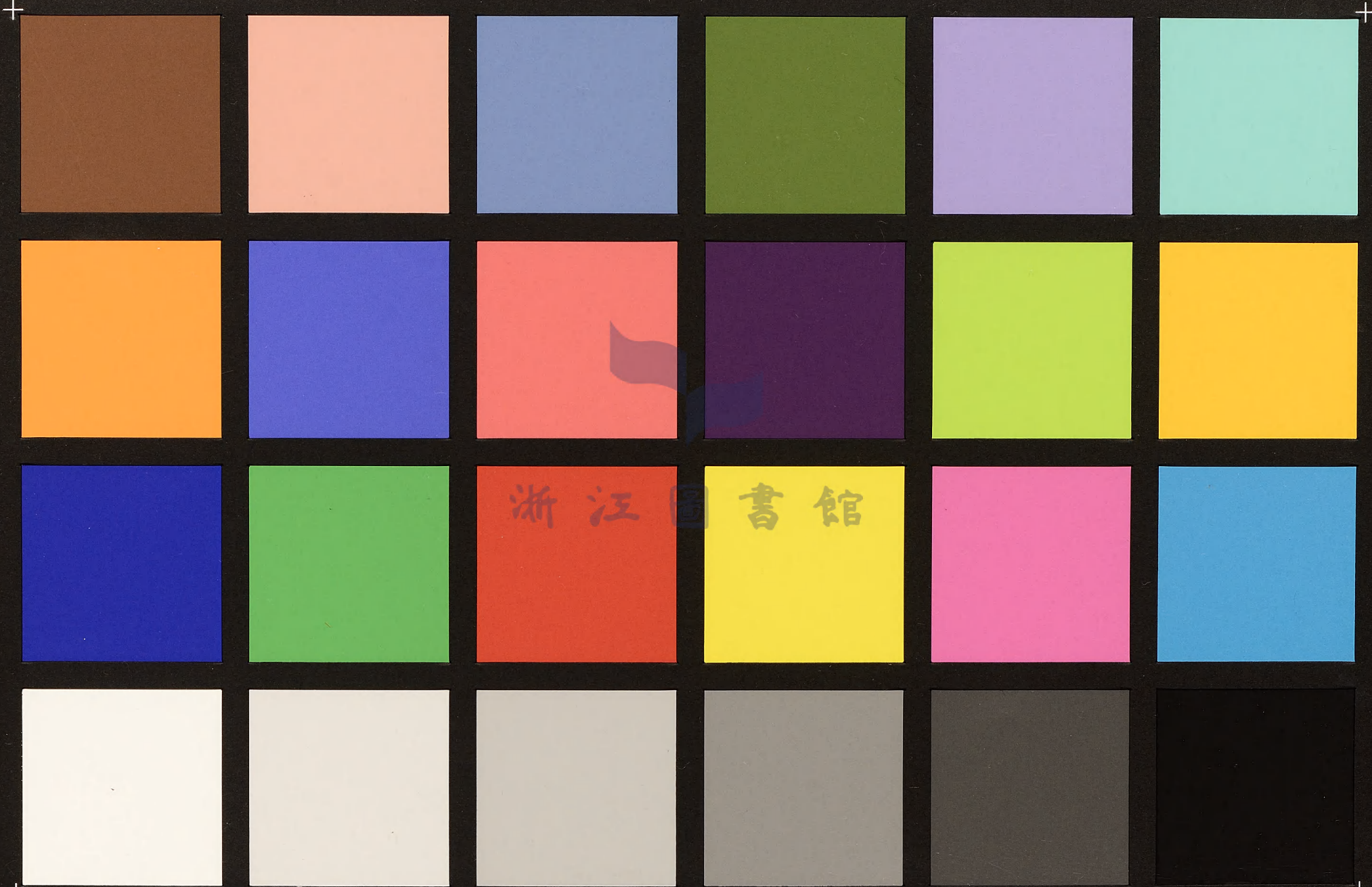


x-rit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x.rite

100mm